



44.85
59X

红小兵故事丛书

核桃的故事

核桃的故事

孙根喜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核桃的故事

孙根喜著

封面、插图 朱延龄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75 字数 41,000

1977年11月第1版 1977年1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R10171·776 定价: 0.18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映新疆维吾尔族孩子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。

星期天，红小兵巴哈尔古丽积肥回家，发觉家里的两袋核桃不见了，她估计是父亲拿到巴扎上卖高价去了，于是马上追去。在同学爱尔肯的热情帮助下，找到了线索，根据线索一步步追去，又发现了老资本家古娜与投机倒把分子阿曼互相勾结、贩卖核桃的罪恶活动。经过他们机智勇敢的斗争，最后在艾山大叔等的协同下，逮住了古娜与阿曼，狠狠地打击了投机倒把活动和资本主义复辟势力，同时也教育了巴哈尔古丽的父亲巴合提。

故事情节生动，语言有少数民族特色，生活气息较浓。

目 录

一	这条路不能走	1
二	核桃哪里去了	8
三	真叫人弄不懂	15
四	古娜是怎样发家的	20
五	“一颗也不准卖!”	32
六	他跑不了	40
七	茶馆里	47
八	两条毒蛇	53
九	麻扎里的秘密	59
十	激战卡尔河边	65
十一	爸爸猛醒了	72
	尾声	79

一 这条路不能走

今天是星期天。晌午，巴哈尔古丽从卡尔河边拾肥回来，把积肥筐往场地上一放，就向牲口棚走去，打算套上家里的毛驴〔10〕车，把一星期来积的肥料运到生产队的麦田里去。可是到牲口棚一看，毛驴不见了，车也不见了。她喊爸爸，屋里没人应；蹦进屋，屋里空荡荡的。她用她那维吾尔族女孩子特有的黑眼睛，打量着家里的一切。她觉得家里少了什么。少了什么呢？突然，她发觉少了两麻袋核桃。这下她可急哩。

昨天晚上，她参加大队政治夜校学习，发现爸爸没来。奔回家一看，爸爸正和公社供销社收购员阿曼〔màn〕头碰头在说话哩。

对于阿曼，她是了解的。在认识的人当中，她最讨厌的就是这个阿曼。他常常窜到村里来，煽〔shān〕惑〔huò〕爸爸和社员们往巴扎^①上跑。

俗话说：“放屁不响是臭屁，嘀嘀咕咕没好话。”阿

① 巴扎：维吾尔语，即集市。

曼大黑天溜进来，跟爸爸咬耳朵，准没好事。她全不顾他们嘀咕，拉着爸爸就往外走。

他爸爸一摔手说：“你不见有客人吗？”

巴哈尔古丽当然见到客人啦。她忽然灵机一动，走到客人面前，客客气气地说：“我爸爸要学习去，你们谈好话就走好吗？”

巴合提抢上说：“我不去，我要和阿曼谈这两袋核桃哩。”

“什么？核桃！”

“姑娘，是这样，这核桃，你爸爸想卖个好价钱，给你买条花裙穿！”阿曼讨好地凑上来。

“卖到哪里去？”

“巴扎上嘛！”爸爸说。

“巴扎上卖高价去？不行！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，这条路不能走！”

“这……”爸爸脸色很难看地瞧了她一眼。

这时，阿曼又走到巴哈尔古丽面前，劝架似地说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这样对待你爸爸？政治夜校你爸爸还能不参加？他有些不舒服，头痛……”他转过头去，“巴合提，是吧？”

巴哈尔古丽狠狠地瞪了阿曼一眼，抢白说：“刚才还好好的，一会儿就病了？要不是你脑袋和他贴得那

么近，把头痛病传给他了！”

“好好，算我没说。”阿曼向巴合提挤了挤眼睛，对巴哈尔古丽说，“你先去，他过五分钟就来。”说完，他还一本正经地望着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。

“五分钟？一分钟也不行！走吧，大家都等着哩！”巴哈尔古丽不由分说，又拉又推地把阿曼赶出门去。

阿曼出了门，摸了把秃头，叫道：“帽子，帽子在屋里呢！”

巴哈尔古丽蔑(miè)视地看了一眼，小鼻子一哼，拾起阿曼那顶黑制服呢帽，扔到他脚下。

阿曼拾起帽子，来不及打掉灰，就扣到秃脑袋上。他向她闪了个白眼，溜走了。巴哈尔古丽追出门去，冲着他的背影，大声说：“我家的核桃，一只也不准卖高价！”……

可是如今，两袋核桃不见了，怎能不急人呢！

情况很清楚，爸爸准是趁自己出外拾肥的机会，套上毛驴车，把核桃运往阿扎特公社的巴扎上卖高价去了。

她气得红脸蛋变了色，两条眉毛凸隆起，一双乌亮的大眼闪出愤怒而焦灼(zhuó)的光。

“不行！决不能让爸爸走资本主义邪路，一定要把这两袋核桃追回来！”她撒开腿，舞起大红裙子，直向村

口奔去。也正凑巧，刚出村，大路上来了辆毛驴车。她立刻跳上去，从赶车的大叔手里接过鞭子，站起身来，“啪！”的一声，脆脆地打了个响鞭。毛驴也真懂事，立即使上劲，撒开步，拉着车，直奔巴扎。

嘿，今天巴扎上好热闹啊！

“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！”

“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！”

.....

一幅幅大红标语横挂在大街上，十分醒目。

巴扎上，人山人海，熙〔xī〕熙攘〔rǎng〕攘。街道两旁摆满了各种新书新画、收音机、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条绒、头巾、民族花帽、皮靴、和田的阿娜古尔毛毯和艾提莱斯花绸、英吉莎的羔皮帽和腰刀等等，琳琅满目。小伙子们嘻嘻哈哈地挤在一起，选购着砍土馒〔màn〕^①，不时用手指弹敲着，发出清脆的咣咣声；姑娘们穿红戴绿，围在一堆，翻阅着各种图书；老人们一见面，就热情地招呼在一块，畅谈着自己队里学大寨的情景；妇女们坐在茶水服务站里，喝着滚热的茶，吃着喷香的馕〔nǎng〕^②，聚精会神地听着广播喇叭里播送的革命故

① 砍土馒：一种圆盘农具，形似镰头。

② 馕：用面粉烘制的饼，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主食。}

事；在“学大寨图片展览”、“学大寨决心书栏”、“革命大批判专栏”等墙报栏面前，挤着许多男女老少。

整个阿扎特巴扎，到处洋溢着普及大寨县的热火气氛。

巴哈尔古丽跳下毛驴车，谢过了赶车大叔，就四处寻找起来。她找遍了大街小巷，就是没见爸爸的人影。她估摸爸爸肚子饿了，于是又走进烤包子铺去找。

烤[kǎo]包子铺里热气腾腾，一张张大圆桌子周围坐满了赶集的人，正津津有味地在吃着烤包子。服务员们笑呵呵地招呼着顾客们。说笑声，刀勺[shuò]声，加上街上的人欢马叫声，十分热闹。

她找不见爸爸，又失望地走出铺子。正在犹豫间，突然，随着一阵“闪开！闪开！”的嚷叫，一辆毛驴车从人群间驰过来了。她抬眼一看，驾车的是个头戴剪口花毡帽的十一、二岁的柯尔克孜族男孩，嗨，这不是阿扎特小学的红小兵爱尔肯吗，巴哈尔古丽一下高兴起来了。

在这“家乡要是荒滩，就要把它变成花园”的学大寨热潮中，爱尔肯和同学们利用每个巴扎天^①拾肥，并把拾来的肥送给巴哈尔古丽所在的生产队。因此，他俩挺熟。

① 巴扎天：逢集天，也即星期天。

爱尔肯也看见了巴哈尔古丽，神采奕奕的大眼闪出惊喜的光，他收住了缰绳，“喔！”一声叫毛驴停下。没等车停稳，胖敦敦的身子一跃，从车上蹦了下来，舒眉喜眼地说：“巴哈尔古丽姐姐，你来玩啦。”

“不，我不是来玩的，是来找我爸爸的。”

“找巴合提大叔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”于是，巴哈尔古丽便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他。

“别急，”爱尔肯一拍腿儿说，“刚才我还在半路上碰见你爸爸哩。”

巴哈尔古丽赶紧问：“他赶毛驴车了吗？是条青灰驴？”



“对，对，就是青灰驴。”爱尔肯说，“和阿曼两个人一起赶的。”

怎么，和阿曼一起赶车！哼，这个人真可恨。巴哈尔古丽又问：“车上有没有两袋核桃？”

“两袋？真不止呢，”爱尔肯摸着后脑勺想了想，说：“我估计有十二袋！”

“哟，这么多呀！”巴哈尔古丽脑海里又多了个问号，紧问：“那他们往巴扎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他们把核桃卸〔xiè〕在阿曼家门口了！”

巴哈尔古丽一听，拔脚就走。

“哎，”爱尔肯慌忙叫道，“你哪儿去呀？”

“到阿曼家去！”

“等一等，”爱尔肯拉着毛驴车说，“我把车子搁在烤包子铺里，跟你一块儿去。”

二 核桃哪里去了

爱尔肯怎么会碰见阿曼和巴合提的呢？话还得从头说起。

昨晚，阿曼被巴哈尔古丽轰出了门，心里老大的不舒服。今天一早，他又溜进了巴合提家。巧得很，巴哈尔古丽拾肥去了。巴合提呢，此刻正埋着头，蹲〔dūn〕在胶轮车边，在摆弄着剥开的车胎。

“老弟，”阿曼上前躬腰捂胸施了礼，问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是你呀，”巴合提直了直身子，抹了把下巴胡须，“你看，内胎经常漏气，总是补不好。”

阿曼抬眉看了看，问：“还是前年冬天买的吧？”

“可不，”巴合提在食指上沾了口唾沫，往内胎上一抹，橡胶圈上立即冒出许多细小的气泡，“瞧，小眼那么多，也许是被沙枣刺儿扎了的。”

阿曼“嗯”一声，掏出盒雪莲烟，叼了一支，又抽了根递给巴合提，“啪”地按着了打火机，点了烟。

巴合提吸了口烟，说：“昨晚，我那小姑娘对你没礼貌，可别计较啊！”

“说到哪儿去啦，她是个孩子嘛！”阿曼嘴里咬着牙，口上还象抹着蜜，说着甜话。接着又话锋一转，“不过，对我倒没什么，对你，倒是不太象话，没大没小的！”

“唉——”巴合提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常言道：‘衣服要从新时爱惜，孩子要从幼时教育。’你呀，要注意点呐！”

“不过，说实话，村里人都说她好哩。”

阿曼见对不上茬(chá)，转了话题，他拍拍巴合提的肩膀：“算啦，闲话少说，谈正经事吧！”

“什么正经事呀？”

“是这样：县供销社决定，为了支援农业第一线，组织人力下乡收购土产，我向公社供销社要了这个任务。可是现在缺车，……”阿曼说到这里，用狡(jiǎo)黠(xiá)的目光扫了一眼胶轮车，又落在巴合提脸上，观察着对方的神情。

阿曼居然也有正经事，巴合提不禁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他。

巴合提是非常了解阿曼的底细的。他是个有钱时挥霍作乐，无钱时愁眉苦脸的人。过去做过核桃买卖，后来在古娜的倾轧下破了产。解放后，人虽然在供销

社，心却想在赚(zhuàn)钱上。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大搞自由市场，他就象粪坑里的蛆(qū)虫起劲地往屎里钻那样，整天泡在自由市场上，结果为了抢一笔生意，挨了打。正如俗话说：“贪婪鬼不知饱，吝(lìn)嗇(sè)鬼不知富。”近来，他手头有了钱，老病又复发了。上次，他搞核桃买卖，曾被巴哈尔古丽扭送到市场管理委员会。

阿曼见巴合提看着他，又催了句：“怎么样？”

巴合提慢慢脱下了羔皮帽，两手抚摸着剃光了头发的脑袋；头上露出了那块很明显的疤痕。他两道眼光也落到了这辆胶轮车上。

提起这辆胶轮车，可算得上他的“心肝宝贝”了。无论探亲访友、逛巴扎、打柴禾，都少不了它。自打内胎漏气后，用得就比较少了，别人来借，他就推说内胎坏了，或者女儿要用，婉言拒绝。现在阿曼开口要借，把他难住了。他没作声，埋着头，摆弄着内胎。

善于察颜观色的阿曼，见巴合提犹豫不决，便拍拍他肩膀说：“别发愁了，这内胎换了吧！”

“新的买不到呀！”

“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明天我给你弄条来。”

“这条还是你给想的办法呢！”巴合提不过意地搓搓手说。

阿曼“嘿嘿”笑了几声：“这还要提？”

几句话，把个巴合提感动得不知如何才好。他左思右想，咬咬牙，把羔皮帽又重新戴到了头上。这就是说，借车，他同意了。阿曼随即牵来青灰驴，套了车，去村里收购核桃。

这时，村里的男女社员都到新荒地平整土地去了，只剩一些老人和小孩，看见供销社下乡收购核桃，谁都愿意图个方便。因此，不到一顿饭功夫，阿曼拉着十麻袋核桃，哼着小调，回到了巴合提家。

沉重的核桃压得青灰驴直喘气。巴合提心疼极了，连忙抱了捆苜蓿[sù]草，扔给青灰驴吃。

“老弟啊，”阿曼在巴合提身边兜[dōu]了个圈，说：“把你两袋核桃也装上吧。”

卖给供销社，巴合提才不愿意呢。他推辞道：“不行啊，那么重的核桃，青灰驴受不了。”

阿曼凑到巴合提面前说：“是拿到巴扎上去卖。”

巴合提不露声色地说：“你真是饱汉不知饿汉的苦，骑马不解步行的苦，千把斤核桃压在青灰驴……”

阿曼手一挥，打断话说：“青灰驴没问题，就这么一次，看在钱的面上吧，怎么样？”接着，他眼珠儿骨碌一转，把那张长着几颗黄牙的嘴贴在巴合提耳朵根上，叽哩咕噜说了几句。

巴合提不吭声了，顺从地把两袋核桃装上了车。

出了村，他们怕大路上碰见熟人，尽找拐拐弯弯的小道。两人各怀着自己的心思，跟着毛驴车，低头走着。

核桃象座小山似的堆在车上，压得胶轮象条饿扁了肚皮的蛇，“吱吱”叫唤着爬行。青灰驴累得浑身的毛都湿了，不住地喘着粗气，连连打着响鼻。在过一条排硷(jiǎn)渠时，车子一个倾斜，“哗啦啦”一声响，连车带驴滚进了渠里。

青灰驴背脊上被擦去了一块皮，痛得它蹬蹄直叫唤。

两人大吃一惊，慌忙下到又黑又臭的污泥水里。巴合提卸了套具，牵着青灰驴，阿曼推着驴屁股，把它拉了上来。接着，两人又花了九牛二虎的力气，把一袋袋核桃拖出了污水渠。

就在这时，爱尔肯送完肥，驾着空车回来。看到这情景，连忙招呼着：“巴合提大叔，怎么啦？”

“遇到不幸啦，”巴合提愁眉苦脸地说，“爱尔肯，帮帮忙吧！”

“好呐，”爱尔肯挺干脆，“把核桃装到我车上吧。”

“好！好！”阿曼真是喜出望外，“赶明天，我给你们学校写表扬信。”

爱尔肯二话没说，一擦(lā)袖子，伸出胖胳膊，